



DAXUEZHILU

许俊伦 著

大学之路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学之路

DA XUE ZHI LU

许俊伦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之路/许俊伦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 - 7 - 5513 - 0138 - 1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510 号

大学之路

作 者 许俊伦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整体设计 前程制板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40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138 - 1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接

邮政编码 101118

—

1960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

静谧的兴安县城正街，行人寥寥无几。三个赶赴高考的青年匆匆忙忙地赶路，走在最前面的青年学生两眼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才俊，他就是被誉为“浐河中学第一才子”的罗帆。后边的两个青年学生，一个叫白芸，是浐河中学有名的聪明睿智又漂亮的女学生，虽然她的各门功课考试成绩略逊于罗帆，但她文、体、书、画都有特长，是难得的“全才”。尤其是在跳高、跳远、短跑几个体育项目上，每年运动会她都稳拿第一，板报、墙报插图，更是她的拿手好戏，画什么像什么，大家都说她有绘画的天赋；另一个叫东志强，学习成绩不错，身强力壮，个性强，敢爱敢恨，有一股子牛劲，就是做事有时毛糙些。

白芸和东志强边走边窃窃私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东志强喜欢白芸。他们在跨越新挖的自来水管道的壕沟时，东志强不小心将书包掉到壕沟里。白芸尖声地喊着：“书包掉到沟里了。”东志强急忙跳下壕沟，捡起书包，匆匆赶路，却不小心将准考证丢在壕沟里。东志强只顾赶路，全然不知。

兴安县第二中学门口，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兴安县第二中学一九六〇年高校考试第一考场”。

“当，当，当！”开考的铃声响了，一拨又一拨的考生拥进校门。罗帆走进考场，环视一下周围的考生，不慌不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不忙答题，先拿起自己的试卷仔细阅读题。

白芸快步走进考场，她迟到了两分钟，慌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先在试卷上写上自己的姓名，考号。

东志强走到考场门口，被监考的老师挡住了：“请你出示准考证！”东志强慌忙翻开书包，可怎么也找不到准考证。东志强心慌了，脸涨得通红：“老

师，我是浚河中学的学生，准考证忘在家里了，让我进去吧！”

“不行！”监考老师断然拒绝。

东志强焦躁地搓着双手，在考场门口来回不停地转着，不知所措。此刻，他似乎看到母亲在给菩萨烧香磕头，嘴里还念叨着：“菩萨保佑，保佑我儿考上大学！”他还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嘱咐：“儿呀，你要好好考，要给咱东家争口气！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你要考上大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东志强眼里含着泪水，握紧双拳不断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突然，东志强好像想起了什么，拼命地奔向壕沟，四处寻找……但是一无所获。

东志强沮丧地在县城街道上蹒跚而行。他好像看到白芸坐在考场快速答卷，罗帆看着自己的答卷微笑着点头。他摇摇晃晃地走着，感觉自己好像从春暖花开、充满阳光的考场一下子跌进暗无天日的冰窖里，浑身冷飕飕的，连心也成了冰块！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东坡村白芸家门口响起来。白芸激动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她感到自己已经踏进理想的大门，她的心“嘣嘣”地跳着，感到无比幸福。一群孩子笑着、跳着，围上来看热闹。

东坡村社员罗勇前兴奋地走过来说：“白芸，祝贺你考入政法大学。”村东头的胖姑娘朱喜梅领着村里的唢呐秧歌队，踩着欢乐的鼓点前来祝贺。村西头戴鸭舌帽的白良东，领着东坡村小学正在排练的腰鼓队，也前来祝贺。一时间，白芸家门口成了欢乐的海洋。

白良东看到白芸的妈妈时彩凤正在喜气洋洋地招呼队里的社员，就高声喊道：“彩凤婶子，今天要喝你的喜酒。”

时彩凤满脸喜气地说：“好，好，请大家到家里喝酒。”白芸家院子摆了十几张桌子，坐满了前来贺喜的社员。白良东、罗勇前和朱喜梅搬出时彩凤酿的高粱酒，给大家斟满。白良东举起一碗高粱酒大声说：“乡亲们，我提议为咱们东坡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才子干杯，咱们八十里浚河川，终于飞出一只金凤凰！”大家齐刷刷地站起来，高举高粱酒干杯。

白芸兴奋地端起一碗白开水说：“乡亲们，谢谢大家，我不会喝酒，请允许我以水代酒，敬大家一杯。”这时，村东头又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罗帆也激动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心潮澎湃，满含热泪，看着录取通知书，他在内心呐喊着：爷爷，我已经踏上了继承你伟大事业的旅程。

罗帆和他嫂子黄秀英在自己家门口，招呼乡亲们，罗帆家的院子也摆了十几张桌子，坐满了前来贺喜的社员。罗勇前兴奋地举起一碗高粱酒说：“乡

亲们，我提议为咱东坡村的高才生考入他日夜梦想的政法大学干杯。”大家都站起来，举杯同庆。

罗帆陪着罗勇前、白良东、朱喜梅等人进入他家。大家一进门就看到正厅挂着罗帆爷爷罗石忠的遗像，遗像两边有一副醒目的对联：

走中国法治之路

建中国人民民主

罗帆的爷爷罗石忠是浐河川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青年时去瑞士留学，学习法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党派遣他到西安做地下工作，曾任过兴安县县长，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将自己家里的百亩良田租给周围无地或少地的村民，不收地租，浐河川人民群众称他为“罗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刻把自己家里的所有土地分给周围的农民。罗石忠终生的追求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他曾对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8年他离休回家，1959年去世。

罗石忠生前特别喜欢他的孙子罗帆，由于罗帆、白芸和东志强从小一起长大，他也很喜欢白芸和东志强。罗石忠认为这三个孩子都很聪明，经过教育和培养，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罗帆他们三个在上小学的时候，罗石忠就给他们讲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罗石忠虽然工作忙，回家的时间比较少，但每次回来都要问三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给他们讲毛主席和朱德领导工农红军上井冈山闹革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八路军英勇杀敌的革命故事，时刻不忘对这三个孩子进行教育。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后，罗帆他们第一次听到罗爷爷给他们讲在我国建设民主法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为我国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等级特权、男尊女卑、官僚腐败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国建设民主法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这一年，罗爷爷在春节度假期间，在自家的堂屋留下了“走中国法治之路，建中国人民民主”这副终生矢志式的对联。

罗石忠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事迹在浐河川、在东坡村，尤其是在他的子孙后代中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他的孙子罗帆和白芸、东志强，立志报考“政法大学”，继承罗爷爷的遗愿。

罗帆、白芸将他们的《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敬献给罗石忠爷爷遗像前，跪在罗爷爷面前宣誓：“继承罗爷爷的遗志，学好法律知识，为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为保障人民民主而奋斗终生。”

东志强烦躁地躺在床上，听到村里的锣鼓声、唢呐声，他痛苦地揪着纸糊的西屋顶棚。时而坐起来，时而躺下，一想到马上就要和自己心爱的白芸分在两个世界里，他就心急如焚，用被子捂住头，痛苦地哭起来。

东志强的父亲东明德是东坡村的老支书，提着旱烟袋，背着双手，气呼呼地走进自家的大门，一脚把放在门口喂鸡食的瓷盆踢出一丈多远，瓷盆当啷啷落在地上，吓得一群正在寻食的母鸡又飞又叫。东志强的妈妈岳慧敏正在老人留下的旧磨台^①上晒旱烟。她看着正在发火的丈夫，一边擦眼泪，一边骂道：“看看你东家祖祖辈辈，出过一个有文化的人吗？”

白芸和罗帆为东志强丢掉上大学的机会感到悲伤，他俩专门来到东家的院子探望和自己朝夕相处一块长大的学友。

岳慧敏看见他们，连忙擦掉眼泪说：“芸姑娘你可来了。”快步向白芸和罗帆走过来。东志强的父亲老支书蹲在他家的枣树下闷闷不乐地抽旱烟，一声不吭。

白芸、罗帆问：“志强呢？”

岳慧敏指着西屋说：“还躺着呢。”他俩来到西屋敲门，东志强就是不开。其实他好些日子没有见到白芸了，真的很想见她，但他实在没有勇气去开门，他觉得自己没脸见白芸。东志强陷入极度痛苦中。

晚上九点钟左右，浚河镇的街灯闪烁着微弱的灯光，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东志强拿着手电筒从街西头蹒跚着走到街东头。他走到公社门口迟疑了一下，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浚河川人民公社”的牌子，然后慢慢地走了进去。

岳社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东志强敲门，岳社长起身开门，东志强耷拉着脑袋走进来。岳社长问：“怎么，还为升学的问题伤脑筋？”

东志强点点头，无可奈何地坐在舅舅的对面。

岳社长笑了笑说：“参加工作吧，别上大学了。”

东志强迟疑地问：“什么工作？”

岳社长从办公桌抽屉拿出县教育局的文件说：“县教育局要扩招教师队伍，给咱们浚河川公社分了两个名额。公社初步议定让你和你们村的罗帆去浚河中学初中部任教，你和罗帆都符合条件。”

东志强抬起头，惊讶地说：“罗帆已经考上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接到了。”

^① 注：旧社会浚河川人民磨面用的石磨。

岳社长也不解地说：“是浚河中学推荐了你们呀。”

东志强突然心里一亮，他想干脆让白芸顶替罗帆当教师吧，这样自己就能和亲爱的白芸在一起了。于是他忙对舅舅说：“让我们东坡村的白芸参加教师队伍吧，她可是我们浚河川的第一才女！”

岳社长不明白地问：“为什么？”

东志强的脸红了，岳社长一看东志强的神态，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问：“你喜欢她？”

东志强说：“我们从小一起上学，形影不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岳社长“哦”了一声，笑着说：“我看可以，我们再研究研究。”

东志强马上振奋了精神，拉着舅舅的手央求说：“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舅舅一定要帮忙噢！”

岳社长笑着点点头。

东屋里，白芸的妈妈时彩凤正在给心爱的女儿缝制上大学的被褥。时彩凤展开一幅绣着金凤凰的丝绸被面，平展展地铺在棉絮上，凤凰金色的光辉照在白芸和妈妈幸福的脸上。

白芸说：“妈妈，现在大家都很难，有个粗布被面就可以了。”

时彩凤慈爱地说：“宝贝女儿呀，这个被面是妈妈结婚时你爸爸给的，妈妈没舍得用，现在你考上大学了，妈妈太高兴了，不给你给谁呀？”时彩凤眼里闪着幸福的泪花。

“彩凤婶子在家吗？”罗帆的嫂子黄秀英带着她三岁的小女儿盼盼进了白家的大门。

白芸跑出来，一看是罗帆的嫂子黄秀英，一边亲切地叫了一声“秀英嫂子”，一边抱起盼盼亲了一下说：“这小丫头越长越好看了。”

时彩凤也出来了，黄秀英从怀里掏出一封挂号信说：“婶子，今早邮递员送来了两封挂号信，一封是我家的，一封是你家的，我都签了字。”

白芸从妈妈手中抢过信，顺手打开，一张照片掉在地上，白芸赶紧捡起来：“啊，爸爸多威武呀，妈妈你看，爸爸的肩章已经三颗星了。”

时彩凤接过照片，兴奋地端详着丈夫，喃喃自语：“他知道女儿考上了大学，你看他多高兴呀！”

黄秀英抱着女儿，进了白家的东屋，看到炕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给白芸上大学准备的被子、褥子、床单、枕头等，就羡慕地说：“婶子这么快就给白芸姑娘准备好了，真是名不虚传的大能人。”

时彩凤笑着说：“看你说的，有些早先都有，我今天不过想收拾一下，看

看还缺什么。”时彩凤把堆放在炕上的被子、褥子等一件件展开让黄秀英看。

黄秀英说：“这几天我也想问问婶子，给我罗帆兄弟该准备些什么，原来在高中中的被褥都破烂得不能再用了。”

时彩凤说：“罗帆的爸妈走得早，他爷爷去年也去逝了，多亏你这个贤惠的嫂子，需要帮忙你就说一声。”

二

清晨，时彩凤正在拉着风箱烧水。白云在自己的房间给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寄来的照片和给我上大学的八十元钱都收到了，我和妈妈特别喜欢你的照片……突然，老支书东明德提着早烟袋走进白家的大门。

“彩凤在家吗？”老支书提高嗓门问。

时彩凤走出灶房说：“老支书来了。”忙招呼进自己家的上房。

“白云，快给老支书端杯水来。”白云走出自己的房间，倒了一杯热水，放在老支书的面前。

老支书笑着说：“白云这孩子，越长越出息了。”

时彩凤谦虚地说：“野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白云看到两个长辈人说话，就退回到自己房子继续给爸爸写信。

老支书没有喝水，拿起自己的早烟袋，在烟包装满了烟叶，划根火柴点燃抽起来。时彩凤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老支书，不知他有什么事情要说。

老支书抽了几口早烟，缓缓地说：“昨天公社党委开会，研究咱们浚河川公社的教育问题，县上给了咱公社两个教师指标。根据浚河中学的推荐，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家的志强和你家的白云去浚河中学初中部教书。”

老支书说完，在地上磕掉烟灰，望了一眼满脸惊异的时彩凤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所以，一大早，我就来给你传达公社党委的决定。”

时彩凤着急地说：“可是，我家白云已经被政法大学录取了，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呀！”

白云在自己的房间停止了写信，惊愕地听着老支书和妈妈的谈话。老支书瞪了时彩凤一眼：“上大学，上大学还不是为了有工作。因为志强和白云在学校表现好，学习成绩优秀，不然浚河中学不会推荐的，现在咱们公社许多人想争还争不上呢！”

时彩凤不好和老支书争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老支书看着忐忑不安的时彩凤，进一步说：“你给白芸说说，现在的年轻人得有一点政治觉悟，党和人民让你干啥就干啥。白芸是共青团员吧，共青团员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老支书又装上一锅旱烟，接着说：“咱不说远的，就说罗帆的爷爷石忠叔，人家是从欧洲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37年回到延安，党安排到哪儿就去哪儿，他家一百多亩地，新中国刚成立就分给周围的农民，他从来不考虑自己。我活了半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度、这么慷慨的人，咱们产河川的人都得向他老人家学习。”时彩凤顿时哑口无言。老支书又磕掉烟灰，笑呵呵地说：“中午我还要去公社开会，白芸有什么不明白的去找志强，他们年轻人能谈到一起。”说完，老支书满意地离开了白家，时彩凤一直送到大门外。

时彩凤送走了老支书，回到自家上房，连忙推开西屋的门，看到女儿呆呆地坐着，满脸阴云，没有写完的信放在一边。

时彩凤忧愁地对女儿说：“老支书的话你听到了吧，他让你去当教师。”

白芸站起来坚定地说：“我不去，我要上大学，我有自己的理想。”

时彩凤为难地说：“那怎么办呢？公社党委已经研究决定了，老支书今早来，是传达公社党委决定的。”

白芸说：“我想，这里边一定有人在捣鬼，企图把我拴在产河川公社，不让我走。”

时彩凤不解地问：“那会是谁呢？”

白芸说：“我要和罗帆查查，他到底是谁。”

时彩凤又望着女儿说：“要不要给你爸爸写信说？”

白芸说：“不要，不要让爸爸替我操心，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会处理自己的问题的。”

时彩凤眼里含着泪，看着刚强的女儿说：“你和你爸一样，不服输。”

白芸搂住妈妈的脖子说：“妈妈你放心，这事我会和罗帆商量的，连这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的书不是白读了吗？”

晚上9点左右，罗帆在自己的西屋整理书籍。东屋罗帆的小侄女盼盼已经熟睡，嫂嫂黄秀英趁着女儿熟睡的机会，正在给自己的小叔子缝被褥。白芸悄悄推开罗帆家的大门，径直走到罗帆住的西屋。恰巧被从此路过的朱喜梅看见了，朱喜梅想偷听白芸和罗帆在谈些什么。朱喜梅是村里有名的“包打听”。她人虽然胖了点，但脑子机灵，爱说闲话，爱管闲事，村里大小事没

有她不知道的。

白芸轻轻叩门。

罗帆正在看书，忽然有人敲门，抬起头问：“谁呀？”

白芸说：“是我——白芸。”

罗帆欣然放下手中的书籍，忙去开门。“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罗帆开玩笑说。

“算你聪明，确实有事，而且还是你意想不到的大事。”白芸生气地说。

罗帆说：“什么事？快说。”

“今天一大早老支书来我家，传达滨河川人民公社党委的决定。说县上给了咱们公社两个教师指标，根据滨河中学的推荐，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和东志强去滨河中学初中部任教。”罗帆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这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公社怎么能这样作决定呢？

白芸看着满脸惊讶的罗帆，坚定地说：“我决不去教书，我一定要上大学，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罗帆着急地搓着双手，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大概公社不知道你已经被政法大学录取了吧？”

白芸忧虑地说：“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人捣鬼！”

罗帆沉思良久，坚定地说：“绝不允许任何人阻碍我们实现理想。”罗帆想了想又说，“明天，你拿上录取通知书去公社党委找陈书记。你是1960年8月10日被政法大学录取的，公社党委是1960年8月15日决定让你当教师的。也就是说，公社党委的决定在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所以公社党委可能因为不知道你被政法大学录取，才作出这样决定的。”

白芸说：“好，我明天去公社找陈书记。”

罗帆又说：“我明天去滨河中学找安校长，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推荐你的，都推荐了哪些人，又是谁让学校推荐的。”

白芸点点头说：“不早了，我回去了，回晚了怕我妈担心。”

罗帆说：“我送送你。”

白芸出了门，又回过头小声说：“这件事先不要对外人说。”罗帆望着白芸远去的背影，他心里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我和白芸上大学。”

朱喜梅偷听了罗帆和白芸的谈话后，一个人慢悠悠地往回走。突然她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东志强。

朱喜梅忙问：“志强，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了？”

东志强说：“送我舅舅去了。”

朱喜梅神秘地说：“我知道你舅舅来干什么，是让白芸去浐河中学教书吧！”

东志强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朱喜梅小声说：“我刚才看到白芸去找罗帆了。”

东志强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心想：千万不能让罗帆插手这件事，尽管罗帆没有明显表露喜欢白芸，可他骨子里是非常喜欢白芸的，如果他要尽力帮助白芸，问题就麻烦了。

朱喜梅看着发愣的东志强说：“他俩商量了两个多小时，白芸明天要去公社找陈书记，罗帆去浐河中学找安校长。”

东志强态度坚定地说：“他们找也是白找，公社党委已经作了决定。”

回到家里，朱喜梅久久不能入睡，自己辛辛苦苦暗恋东志强了这么久。可在东志强的眼里永远都只有白芸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东志强经常和白芸在一起学习、讨论、做作业，可以说形影不离。东志强的父母也非常喜欢白芸，时不时留白芸在他家吃饭，在东坡村人的眼里，东家和白家大有结亲的可能。因此在朱喜梅的内心是希望白芸和罗帆上大学的，因为这样一来，她就有了接近东志强的机会。

一大早，白芸来到浐河镇，街面上冷清清的，只有合作社食堂里人们排着长队，拿着钱和粮票在买馒头。白芸路过合作社食堂，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尽管她衣着朴素，但她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白芸没有心思注意大家的眼光，径直来到了公社门口，走了进去。

她轻轻地敲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无人回应。又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回应。

公社办公室文书钱俊英，听到有人敲陈书记办公室的门，走过来问：“姑娘，你找谁？”

白芸说：“我找陈书记。”

钱文书说：“陈书记上县开会去了。”

白芸一脸茫然，呆住了。钱文书看到白芸失望的样子，忙说：“岳社长在，你找他行吗？”

白芸迟疑了一下，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钱文书领着白芸来到岳社长办公室，介绍说：“这是我们岳社长，有事你找他谈吧。”

说完钱文书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岳社长正忙着写材料，看见钱文书领来一位姑娘，停下手中的工作，问：“什么事？”

白芸很有礼貌地说：“岳社长，我是咱们公社东坡村的，我叫白芸。”

岳社长“哦”了一声，从办公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点着，狠狠地抽了一口，吐出一堆烟雾。白芸躲开飘来的烟雾说：“岳社长，咱们公社党委8月15日决定让我去浐河中学初中部任教，但是8月10日，我已经被政法大学录取了。”白芸从挎包里取出《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放在岳社长面前。

岳社长左手夹着香烟，扫了一眼《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紧不慢地对白芸说：“上大学嘛，可以上，也可以不上，但公社党委的决定是不能变的。”

白芸一听就来气了，但她还是克制着自己说：“那也有个先来后到吧。”

岳社长站起来，在洗脸盆架上取下一条湿毛巾，擦擦他的瘦脸说：“这几年我们的教师队伍走了不少人，现在急需补充。我们也得讲纪律，大家都不愿意当教师，我们教育工作怎么能搞上去？”

白芸憋了一肚子的气回了家。一跨进家门，时彩凤就问：“怎么样了？”

白芸为了不让妈妈操心，编谎说：“陈书记不在，没谈成。”随手在脸盆架上取下一条湿毛巾，擦了擦脸说：“妈，我有点累了，想睡会儿。”躺在床上，她耳边不断回响着岳社长的声音：“公社党委的决定是不能变的，不能变的，不能变的！”

白芸两眼含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上大学怎么这么难？为什么考上了，还是上不了呢？”白芸怎么也想不通，她索性用被子蒙住头，小声地抽泣起来。

三

浐河中学坐落在离浐河川人民公社一公里路的西边。面对浐河背靠东塬，两排面南坐北的教室，排列有序，紧靠坡塬修了两排整齐的教工宿舍，操场周边的白杨高耸入云，道路两边垂柳袅袅，真是风景优美、为国育才的好地方，也是浐河川人民的文化圣地。

罗帆一进校门，就被暑假留校的老师和学生围起来，他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罗帆。

“罗帆同学，祝贺你高考成功。”罗帆的班主任王老师激动地握住罗帆的手久久不放。

高个子李卫拍着罗帆的肩膀：“罗帆，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女同学王兰也笑呵呵地说：“祝贺你考入政法大学。”

连看大门的李师傅都围上来说：“罗帆，你给咱们学校争了光。”罗帆和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就径直来到安校长的办公室。

安校长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正面墙上悬挂着一个醒目的镜框，镜框里有“教育兴国”四个大字，这是安校长1950年请罗帆爷爷罗石忠为家乡中学题的字。此刻，安校长正在办公室看公社的红头文件《浚河川人民公社关于聘任白云、东志强任教的通知》，看完文件，他摘下老花镜，慢慢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来回走着。

“安校长。”罗帆叫道。安校长惊喜地迎到门口，紧紧握住罗帆的手连声说：“罗帆呀，欢迎，欢迎！”并让罗帆坐在自己办公桌的对面，兴奋地说：“罗帆，你实现了咱们浚河中学高考‘零’的突破，真不容易呀。”

罗帆谦虚地笑着说：“这都是安校长、王老师辛勤培育的结果。”

安校长说：“你们班白云同学也被政法大学录取了，公社怎么又聘她任教？”安校长拿着浚河川人民公社的红头文件让罗帆看。

罗帆看完文件，恳切地说：“安校长，今天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白云已经到公社找陈书记去了。”

安校长说：“公社是不是不晓得白云已经被政法大学录取。”

罗帆疑虑地说：“听公社说，这次决定任教的人，是由咱们学校推荐的。”

安校长说：“有这事，按照公社的要求，学校当时推荐了六个人：白云、东志强、李卫、齐安民、王兰还有你。当时我们也知道县上只给了两个教师指标，我们之所以推荐六个，就是考虑到有个别同学可能被大学录取。”

罗帆赞叹着说：“还是安校长想得周到。”

安校长说：“学校今年好不容易考上两个，我们有责任把你们安全护送进高校。”安校长停顿了一下说，“公社陈书记上县里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亲自去和陈书记谈谈，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们送进大学的校门。”

罗帆感动地站起来，给安校长鞠了一躬说：“我们都知道安校长一贯关心、爱护学生，我和白云在这儿先谢谢你了！”

安校长深情地指着办公室正面墙上悬挂的“教育兴国”的镜框说：“这是你爷爷留给我们学校的唯一遗产，我们有责任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这是我们学校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你给白云带个话，陈书记从县上回来，我就去谈

她的问题。”

罗帆从浐河中学大门刚出来，迎面碰上东志强。

东志强拉着罗帆的胳膊，来到学校西墙脚下，急切地问：“你来学校有啥事？”

罗帆说：“我来找安校长。”

东志强说：“是不是来和安校长告别的？”

“也算是吧，安校长对我们一直不错，我们应该感谢他老人家。”

东志强说：“老同学，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和白芸留校任教了。”

罗帆假装吃惊地问：“白芸同意吗？”

东志强说：“这是公社党委决定的，我也不知道。”

罗帆说：“公社也应该征求白芸个人意见呀。”

东志强说：“革命工作需要嘛，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东志强看到罗帆不说话，就趁势说：“老同学，我今给你漏个底。本来公社第一次议定让你和我到初中部任教，我考虑到你是咱校的第一才子，不能影响你的前途，这才选留了白芸，希望你能尊重公社党委的决定。”

罗帆直率地说：“这个情我不能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前途影响白芸的前途，白芸也是咱八十里浐河川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才女，她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东志强涨红着脸生气地说：“你知道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一直喜欢白芸，请你不要干扰我们的关系。”

罗帆也生气地说：“白芸喜欢谁我管不了，但是对白芸上大学的事，我要帮忙帮到底。”

东志强冷笑着说：“你能改变公社党委的决定？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罗帆没有理会东志强，他急匆匆来到白芸家。罗帆急切地问时彩凤：“白芸呢？”

时彩凤伤心地说：“从公社回来说累，想睡一会儿，其实她根本就睡不着，她心里痛苦得很哪！”

罗帆感触良多，说：“我很理解她，放在我身上也是一样的。”

时彩凤眼里含着泪说：“考个大学不容易，好不容易考上了，怎么又出了这事？”

罗帆站起来说：“我先回去，让白芸睡一会儿吧。”

时彩凤急忙挡住罗帆：“不用，不用，我去叫她。”

时彩凤来到女儿房门口，轻轻地敲门：“芸儿，罗帆来了。”

白芸一直没睡着，听妈妈说罗帆来了，一骨碌爬起来，拿起热水瓶倒了点热水，擦了擦脸，又拿起镜子梳整了一下头发，这才出来见罗帆。白芸见到罗帆的第一句话就是“见到安校长了吗？”

罗帆说：“见到了，同时也看到了公社下发给中学任命你去浚河中学任教的红头文件。”

白芸急切地问：“那，安校长是怎么说的？”

“安校长说等陈书记回来，他亲自去公社和陈书记谈你的事。”

白芸马上面带喜色：“还是我们的老校长理解我们。”

罗帆说：“安校长说我们学校今年好不容易考上两个，实现了浚河中学高考‘零’的突破，学校有责任把我们护送进高校的大门。”

白芸感动地说：“知我们者，安校长也。”

罗帆笑着说：“可惜你今天没去，我一进校门就被王老师、李卫、王兰等同学围起来，大家都在恭喜我们。”

白芸假装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有福气，你去学校当英雄，却让我去公社碰鼻子。”

安校长骑着自行车，顺着浚河川的简易公路缓缓向前行驶，他瘦高的身材略微有点驼背，五十多岁就花白了头发。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深受老师和学生们的爱戴。今天，他听说陈书记从县上已经回来了，特地来公社找陈书记，解决白芸的升学问题。

安校长走进陈书记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没人。他看到办公桌上放着正在整理的文件，知道陈书记没走远，就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等候。不一会儿，陈书记提着热水瓶来了，他个头不高，衣着朴素，一副深度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给人一种深沉稳重的感觉。安校长看到陈书记，忙站起来招呼：“陈书记，什么时候从县里回来的？”

“昨天回来的。”陈书记一边回答，一边给安校长倒了一杯热水，放在茶几上。

陈书记随口问道：“听说你们学校今年高考被录取了两个？”

安校长高兴地说：“办高中班三年了，今年我们总算有了成果，这是我们浚河中学高考‘零’的突破。”

陈书记问：“听说东坡村罗石忠的孙子被录取了？”

安校长说：“是的，罗石忠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有这样的子孙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书记又问：“那另一名被录取的是谁？”

安校长说：“还是东坡村的，是个女学生，名字叫白芸，她父亲在部队是个军官。”

陈书记说：“白芸，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陈书记想了想说，“前阵子党委研究聘用教师，好像有一个叫白芸的。”

安校长说：“就是这个学生，她今年也被政法大学录取了。我今天找你就是谈白芸的事，我觉得不能耽误学生的前程，这可是咱浐河川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学生。”

陈书记诚恳地说：“我们把事情没有搞清楚，回头我和岳社长谈谈，她自己坚持要上大学，就让她上吧。”

白芸这几天心情刚刚好转，突然看到东志强朝她家走来。她急匆匆地跑回家对妈妈说：“东志强来了，我不想见他，你帮我把他支走。”

东志强怀里揣着白芸去浐河中学任教的通知书，手里提着他妈特意送给白芸的新疆葡萄干，高高兴兴地向白芸家走来。此时此刻，他心里的痛快是无法形容的，自从公社党委决定让他和白芸去浐河中学初中部任教以后，他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终于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了。他低着头边走边想，心里乐滋滋的，不觉来到白芸家门口。

时彩凤来到门口，见东志强一身新衣服，头发也刚理过，显得格外精神，前几天沮丧的神情早已不见了踪影。

东志强看到白芸的妈妈出来迎接，格外高兴。他亲切地叫一声“婶子”，一走进门，就把手里提的一包葡萄干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舅舅去新疆出差，带回来的新疆葡萄干，我妈让给白芸拿些尝尝。”

时彩凤说：“你舅舅这么远路带回来，你们吃就行了。”

东志强说：“我妈说自己吃多了也没啥意思，让你们尝尝，也知道她有个好兄弟。”

时彩凤感叹地说：“你妈真是菩萨心肠。”

东志强转念又问：“怎么不见白芸呢？”

时彩凤说：“她吃过早饭就出去了，也不知道疯到哪里去了？”

东志强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封信，说：“这是浐河川中学给白芸的通知书，让她8月27日到学校报到，9月1日学校就开学了。”

时彩凤接过信，惊愕地说：“这么快呀！”

东志强说：“20日公社红头文件就下发到学校，我是昨天从学校取回来的，开学没几天了，让白芸准备一下。”

时彩凤把东志强送到大门口，打起精神说了一句：“回去给你妈说谢谢她